

从移民视角看早期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与政治

李晓红, 李晓昀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来源多样的移民历史有着深刻渊源。好莱坞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代表, 自然从诞生起便与美国社会的多元移民文化密切相关。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文化背景的移民直接参与了好莱坞的塑造和发展过程, 并因此在其发展初期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金时期便奠定了其全球性的特征。虽然早期好莱坞银幕上的移民形象仍呈现出定型化、他者化和符号化的异国形象特征, 但多元开放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经验不仅参与塑造了美国国内不同背景移民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认同, 同时也为好莱坞的全球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传播, 进而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源源不断来到美国,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关键词: 移民文化; 好莱坞电影; 全球性; 美国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J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2-0154-09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是长久以来全世界不言而明的共识。近年来美国反移民思潮却如暗流涌动, 美国政府也开始推行一系列反移民政策, 如2018年2月22日美国移民局(USCIS)发表新的使命宣言甚至直接去掉了“确保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承诺”(USCIS secures America's promise as a nation of immigrants)^①, 这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上均引起巨大反响, 好莱坞电影界从导演到演员等各方面对此不断发出的抗议可谓最引人注目。著名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第74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就曾直言道:“好莱坞就是一个充满外来者和外国人的地方, 如果把我们都踢出去, 那你们除了橄榄球和综合格斗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那不是什么艺术(arts)。”^[1]那么,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代表的好莱坞为何会对反移民浪潮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

回顾好莱坞的历史, 可以明确辨析出其发展过程正是伴随着美国社会几次移民潮的发生向前推进的; 分析好莱坞最显著的全球性特征, 可以发现其与美国社会的多元移民文化密切相关, 且在好莱坞发展初期便已显现; 而就好莱坞的具体作品而言, 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移民形象抑或是移民原生国的宗教、文化元素自好莱坞诞生起便常常出现在电影中, 或深或浅地影响着电影的表达。从美国移民社会的本质来看, 早期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社会移民文化的良性互动, 不仅使得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形成全球性特征, 同时也为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国内及海外的塑造和传播奠定基础。

收稿日期: 2018-09-14

作者简介: 李晓红, 女, 河南南阳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晓昀, 女, 山东淄博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① 美国移民局(USCIS)最新《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 修改为: USCIS administers the nation's lawful immigration system, safeguarding its integrity and promise by efficiently and fairly adjudicating requests for immigration benefits while protecting Americans, securing the homeland, and honoring our values. 新的宣言只强调移民局在美国合法移民体系中的作用及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而不再提及“确保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承诺”。

一、多元移民造就的好莱坞历史

正如美国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铭刻着的犹太女诗人艾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的十四行诗——“都交给我吧 把那些疲惫的、可怜的人们,那些蜷缩着、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那些在海岸上被抛弃的、不幸的人们,那些无家可归的、颠沛流离的人们,都送到这里来。我在金门之旁,高举着明灯!”^[2]——从17世纪初英国清教徒登上北美大陆至今,美国这块年轻的国土以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并接纳了几乎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移民。移民来源的多样性带来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而移民到达北美大陆的先后也决定了其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程度。由于最早一批移民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清教徒占绝大多数并首先建立殖民地,因此他们带来的以白人文化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①便成为影响美国文化最浓墨重彩的一色,在此基础上美国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族裔的文化,合众为一,逐渐形成一体多元的文化特色。

美国电影自兴起之时便与移民有着深厚渊源。美国电影业兴起于19世纪末期,当时正值美国进入现代化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规模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出现了继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非洲黑奴迁居到美国之后的第二次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浪潮中迁徙流转到美国的移民多以中欧、东欧、南欧人为主,他们在语言、习惯及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与当时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早期WASP移民大为不同,因而只能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被已经基本定型的社会主流文化排斥在外。而此时刚刚诞生的、被中产阶级所不屑的电影,以其低廉的价格、特别是其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视觉影像特色,在移民群体中迅速流行。与此同时,由于投身电影业成本很低,移民群体中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部分移民逐渐参与到电影的放映及制作中。为了摆脱集中在美国东岸的老牌WASP公司的垄断及政治、经济控制,以移民为主的独立厂商纷纷迁往与之相对的西岸,在远离文化中心且环境更适合电影制作的洛杉矶发展起来。后来长时间掌控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八大电影公司——派拉蒙(Paramount)、华纳兄弟(Warner Bros.)、二十世纪福克斯(20th Century Fox)、米高梅(MGM)、雷电华(RKO)五大制片公司组成的“Big Five”和环球(Universal)、联艺(United Artists)、哥伦比亚(Columbia)三个制片公司组成的“Little Three”——都是由移民、移民后裔创建或掌控。

和早期掌控电影业的WASP精英不同,移民电影厂商正是从早期电影最广大的受众群体中来,他们更懂得大众的观影兴趣所在;又由于他们没有受到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自我约束等观念的影响,他们敢于在电影中加入幽默、性感等更具观影快感的内容,并对电影业做出实验性改革,如明星制、大制片厂制、改造影院等。一方面,随着观影环境的改善、内容质量的提升,中产阶级不再把电影视作肤浅粗俗的娱乐消遣;而在中产阶级开始走进新型影院的同时,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移民和工人阶级也乐于得到更为舒适高级的观影体验,因此这些移民电影厂商所做出的改革有效整合了美国国内不同阶层的观影群体,使电影在美国国内成为最普遍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也为好莱坞电影向全球传播以及吸引更多电影从业者来到美国奠定基础,如大制片厂制——虽然它对电影美学的发展存在一定弊端,却可以最有效地完成电影从制作到发行的整个过程,有利于好莱

^① WASP,即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缩写简称,意指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群体。WASP一词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于1957年最先提出;自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格比·波茨尔(E. Digby Baltzell)在其著作《新教当权者:美国的贵族和社会等级》中使用后,WASP一词便逐渐在美国社会中传播开来。其原意主要指祖先来自英国、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美国白人上流社会,现今WASP一词的指代范围有所扩大,可泛指所有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信仰基督教新教的欧裔美国白人,主要用来区别最初的殖民者及后裔与后来的其他种族移民及后裔。参见 E. Digby Baltzell,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Aristocracy and Cast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25;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朱思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3、45-52页。

坞电影公司的资本积累,从而有余力进行海外发行放映,并可以拿出高片酬吸引海外明星来到好莱坞;而由这些海外明星参与的影片又再次投放到海外市场吸引更多海外观众,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此可以说,正是移民文化的底层性、大众性及开拓性,促进了好莱坞的定型和发展。

由于美国一直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且美国是全世界少有的在本土未遭受战争侵袭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向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欧洲移民仍是20世纪上半叶进入美国的移民主体;而二战之后特别是1965年新移民法颁布后,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区域的移民开始增多,并逐渐成为移民主体,美国的移民构成日趋多元。客观上国际环境推动移民的到来与主观上好莱坞主动地向海外吸纳移民相结合,使得不同区域的移民不断将其原生国的文化融入好莱坞电影中,共同推动了好莱坞电影的多元一体化发展。如最早闻名的移民喜剧家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其原生国英国除了对好莱坞提供一大批深受传统戏剧训练影响的优秀演员外,英国导演也对好莱坞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如大卫·里恩(David Lean)把欧洲人文主义精神融入好莱坞电影中,又如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则将欧洲文化元素及心理学理论与好莱坞模式相结合创造出悬疑类型的新高度。德国电影人对早期好莱坞的影响则更为全面,由于德国20年代实行“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以及30年代起纳粹主义的盛行,大批电影人来到好莱坞,如: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将其史实风格与美国式讽刺幽默相结合,是好莱坞喜剧片、歌舞片等类型片的重要开创者;茂瑙(F. W. Murnau)、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导演将德国表现主义的光影造型及风格色彩带到好莱坞,直接促进了好莱坞黑色电影的发展。法国电影人则以诗意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艺术风格影响好莱坞,如最早一批有以“文雅和精练”著称的导演莫里斯·都纳尔(Maurice Tourneur),随后有“诗意现实主义大师”让·雷诺阿(Jean Renoir),而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等导演则成功将一个个欧洲传统故事题材融入好莱坞叙事中。

然而,受美国社会政治形势及WASP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好莱坞发展初期及黄金时期,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少数族裔的移民还难以在好莱坞发挥作用。但随着美国社会政治走向的变化、世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发生,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电影工作者带着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拉美文化等世界不同区域的文化背景移居到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好莱坞电影的多元化发展。正如美国电影制片商与发行商协会(MPPDA, 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 Inc.)第一任主席威尔·海斯(Will Hays)所说“美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促进电影业及世界性娱乐业的发展,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美国从文化上说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3]

二、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符号化的移民形象

虽然少数族裔移民在早期好莱坞还未能取得一席之地,但从好莱坞诞生起其银幕上便不乏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的移民形象。在美国社会移民政策及WASP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北欧、中欧、东欧移民,还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移民,都在好莱坞电影中基本呈现出定型化、他者化和符号化的形象特征。非WASP族裔的移民形象从一开始就被有效纳入好莱坞电影主流叙事体系中,即使是给早期好莱坞带来多元艺术风格的欧洲大陆移民,在好莱坞电影中也不免流于表面的异国他者形象塑造,成为一种美国主流叙事的“观念和参照物结构”,是“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4]从好莱坞诞生起,非WASP族裔移民便在电影中呈现着与其原生国相关,却又实际上脱离原生国历史文化及其移民属性的异国文化符号形象,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给美国主流文化提供一个自我认同的他者符号,而这一现象在当今的好莱坞电影中仍然存在。

作为美国前两次移民潮的主体,北欧、中欧、东欧等欧洲移民形象大多是由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演员扮演,来自不同原生国的欧洲演员更多地呈现出代表旧秩序的、传统或神秘的“泛欧洲形

象”。好莱坞如今占领全球市场的策略之一便是网罗世界各地的演员加盟,利用演员在其原生国的亲缘性及号召力将电影重新投放到当地市场,以完成对当地市场的征服。事实上,从明星制诞生起,早期好莱坞厂商就已经发现并采用这一策略来扩张欧洲市场。从无声片时期开始,就有来自瑞典的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德国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爱弥尔·詹宁斯(Emil Jannings)、法国的查尔斯·鲍育(Charles Boyer)、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意大利的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波兰的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等欧洲大陆演员来到好莱坞,扮演着一些定型化的欧洲移民形象。这些欧洲移民演员参与的电影在欧洲的发行放映也确实获得了成功,按照米高梅公司当时的说法,“他们在欧洲巨大的名声甚至使得一部部无关紧要的电影都可以卖得出去”。^[5]然而,这些银幕上的欧洲移民形象基本是作为主流叙事的陪衬或点缀出现在电影中,其原生国与美国之间真正的差异性却并未触及。

就移民形象特征而言,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的欧洲移民形象从数量及影响力来说都是女性大于男性,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是如舞蹈演员、酒吧女郎、妓女情妇等具有诱惑力和明显性别特征的角色,且常常会突出其异国情调,成为主流男性社会凝视和欲望投射的客体。一方面,这些神秘又具有刺激意味的异国女性形象,如波拉·尼格丽饰演的欧洲荡妇、玛琳·黛德丽饰演的酒吧女郎形象等,都是早期美国普通妇女形象之外的角色,“为大众阶层表达对那些后来到美国的移民的真实忧虑提供了银幕载体”。^[6]另一方面,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与被观看和凝视的异国女性形象同时被塑造的是如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等来自美国大众阶层的男性形象。正如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所注意到的,“西方文化叙述性别‘他者’与叙述种族‘他者’采用的是同一套话语”,^[7]这些美国式英雄形象无疑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而异国女性形象则是一种相对的、从属的异国文化符号,其存在的意义正是反衬了美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与美国男性英雄式形象不同,欧洲男性移民形象则大多是高贵的皇室成员或贵族、神秘的帮派匪徒或反派等有别于美国大众阶层的形象,如刻意突出北欧国家的男性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或地中海国家的男性拥有更复杂神秘的气质,即使是后期的英国移民也多扮演“举止优雅、语调完美、却与美国式英雄相对立的邪恶的反面角色”。^[8]无疑,早期好莱坞电影中欧洲移民形象并未真正表述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属性,只是流于美国主流叙事框架下、他者化的异国文化符号。然而,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有色族裔移民形象比起来,“即使再‘阴暗’或异域,好莱坞银幕上的欧洲移民形象仍然是在维护‘安全的’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中呈现”,^[9]无非代表着一种非规范的、甚至是神秘陈旧的世界秩序的符号形象,进而反衬出美国意欲建立的以美国文化为中心、所谓全新正统的世界秩序的梦想。

因此,相较于欧洲白人移民来说,处于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有色族裔移民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更是被边缘化的存在,其形象大多作为刻板的、负面的他者文化符号存在于既定的美国主流叙事之中。由于美国政治政策及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在好莱坞发展初期有色族裔演员甚至长期缺席,其电影中的形象只能由白人演员来扮演。“电影厂商最初是从白人涂黑脸来滑稽模仿黑人的墨面秀(blackface minstrel theatre)、杂耍剧中汲取素材,展现日益恶化的种族歧视,逐渐开始了对包括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人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的嘲讽和滑稽表演,同时还会突出或刻意贬低征服者与异国人之间的种族差异。”^[10]这种缺席直到20世纪初期随着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黑人演员萨哈蒂·麦克丹尼尔(Hattie McDaniel)、墨西哥演员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等有色族裔演员的出现才打破。然而,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的有色族裔形象并未因此而改观,仍是以刻板、负面的形象符号出现在电影中。

就非洲、拉丁美洲移民形象而言,其形象往往被刻意抑制、弱化甚至丑化,常常扮演呆头呆脑、逆来顺受或者残忍野蛮的角色形象。如唐纳德·博格尔(Donald Bogle)对于黑人形象的概括“讨好的黑人(Tom)、滑稽的黑鬼(coon)、悲剧的黑白混血儿(mulatto)、黑人女佣(mammy)和粗暴的黑人男青年(buck)。”^[11]无论是如汤姆叔叔般忠诚谦卑的黑奴或是被夸张讽刺的喜剧黑鬼角

色,还是有成功野心却因种族差异而失败的混血儿或是地位低下却形象突出的黑人女佣角色,抑或是如《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915)中被过度反面化、充满攻击性的黑人男青年角色,无疑都是通过刻意将有色族裔形象塑造为一种带有劣等性和从属性的文化符号,从而强化 WASP 作为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优越性。就亚洲移民形象而言,虽然也有如早川雪洲(Sessue Hayakawa)等日本移民演员出现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但好莱坞电影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作为东方文明大国的华人移民形象的塑造上。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移民形象无疑正与萨义德东方学意义上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相契合——“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12]其典型代表则是邪恶、阴险的“傅满洲”形象和顺从、阴柔的“陈查理”形象。而早期颇有影响力的华裔女星黄柳霜的演艺经历正代表了绝大多数亚裔演员的境遇,黄柳霜在当时只能饰演一些如“龙女”(dragon lady)或妓女等带有美国社会刻板成见的形象,只是为美国主流社会的自我认同提供一些东方他者符号。此后,虽然随着时代发展少数族裔移民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看似日趋多元和积极,但这种多元性和积极性还是处于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可和肯定的话语体系之中,是随时为美国主流叙事服务的文化符号。移民本身所背负的历史文化及身份属性仍难以被真正表达。

三、移民文化的多元开放性与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

多元移民对于好莱坞的塑造和发展过程,其实只是移民文化深入美国社会肌理、建构美国社会文化的典型代表。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移民不止有电影工作者,更有大量的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等传统艺术精英以及科技工作者。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相互交融升华,有利于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提升,也促进了电影美学及思想的发展;而现代科技的创新则一次次给电影业带来了革命性发展甚至对电影艺术的本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美国“海纳百川”般开放的移民态度,为好莱坞的发展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人才,并孕育了有利于电影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大批欧洲艺术家的到来,几乎将欧洲被战火中断的艺术传统移植到美国,很多艺术家更是直接投入到剧本、配乐、摄影等电影业各环节的具体创作中,如音乐家阿诺德·舍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埃利奇·科恩格尔德(Erich Korngold)、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等,都为早期好莱坞电影制作的不同环节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好莱坞电影只是美国多元移民文化塑造的冰山一角,冰山下面是各行各业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滋养、共同发展,而这才成为支撑好莱坞电影迅速发展并向全球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

以与电影艺术关系最为紧密的戏剧艺术为例,美国戏剧艺术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培育了各式艺术人才及观众基础,滋养了电影创作的思想内容,并且与美国社会的移民文化密切相关。在美国戏剧中心纽约,自20世纪初期便形成了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百老汇的音乐剧、外百老汇以及外外百老汇的先锋戏剧和实验戏剧等每天轮番演出的传统,而这些戏剧演出胜地的周围,则常常有好莱坞电影工作者前来为好莱坞挑选合适的剧本素材和创作人才。时至今日,美国戏剧艺术的繁荣不仅直接为好莱坞输送了大批创作者,也为好莱坞电影提供了崭新的创作风格和类型。早期好莱坞最重要类型之一的歌舞片便深受百老汇音乐剧的影响;同时,美国戏剧艺术在社会上的深刻影响不仅为好莱坞培育了良好且广泛的观众基础,其对社会现实的讨论也在思想和内容上给好莱坞电影工作者以熏陶。而美国戏剧艺术的繁荣,依然得益于多元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最早有记载的职业戏剧团体便是全部由英国移民组成的“伦敦喜剧团”(London Company of Comedians),甚至他们演出的服装、布景、道具也全部由英国运来。后来成为美国戏剧艺术代名词的百老汇音乐剧更是充分体现了美国移民文化的多元开放性——它脱胎于欧洲传统的喜剧、歌剧等戏剧样式,加之民间舞蹈、杂耍等表演特征,又融合了基于非洲黑人文化及说唱表演艺术的墨面秀,逐渐在美国本土发展

而成,是多民族戏剧艺术形态的融合。就具体艺术家来看,伴随着每次移民潮的发生,百老汇源源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优秀的导演、演员、剧作家、制作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大量人才被引进到好莱坞,“许多导演和演员在好莱坞和百老汇有了同等重要的分量,他们在戏剧舞台上的经验为电影创作带来新的方法”。^[13]此外,就具体剧作来看,百老汇的成功更是得益于对世界各地优秀剧作或素材的改编与吸纳,从莎士比亚到塞万提斯、从普契尼到萧伯纳,百老汇不断从各类故事题材中寻找原型和蓝本,一次次将其改编打造成百老汇的经典剧目,其中如《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等热门剧目则又进一步改编为好莱坞电影并向全球推广。

这种多元取材的全球性特征,也是移民文化赋予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特性,从好莱坞诞生初期就已定型。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相比欧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动辄拥有千年的历史与文明,美国并没有足够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挖掘,然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却为其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素材;同时,移民文化造就的开放心态又使得美国进一步主动向外吸纳全球经典资源,从欧洲文化到非洲文化、从拉美文化到东方文化,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就可以看到。无论是《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简·爱》(*Jane Eyre*)等各国文学名著,还是凯撒大帝、埃及艳后等历代历史人物,抑或是欧洲童话、希腊神话等各地故事传说,在好莱坞诞生初期及黄金时期便被发掘并经好莱坞编码、作为好莱坞电影呈现在银幕上,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地翻拍、改编和重演,成为好莱坞的经典题材。而同样得益于早期好莱坞多元移民的组成结构,如今好莱坞惯常使用的吸纳全球地理景观的策略,也早在一战之后好莱坞黄金时期就已开始采用,如《大饭店》(*Grand Hotel*, 1932)中的德国、《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中的摩洛哥等等,事实上这些好莱坞电影都是利用异国异域风情讲述以美国人为中心的故事。异域情调、异国题材与移民明星一样,在海外观众中容易产生共鸣感,因而有利于早期好莱坞从欧洲市场开始,逐步扩展到全球的国际市场。

此外,美国社会的移民文化本质,还在客观上为早期好莱坞电影提供了国际化的受众基础,这无疑也是促进好莱坞电影全球性的重要社会基础。就美国社会族群分布来看,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的移民在刚刚到达新的异质环境时普遍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源的族群聚居,因而美国城市的社区分布从早期开始就形成相对固定的族群聚居区。以纽约和洛杉矶这两座美国东西海岸各自的代表性城市为例,两座大都市中均遗留了“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小意大利”“墨西哥城”“犹太城”等民族或种族社区,早期这些社区虽然相互为邻,不同族群之间却“几乎没有接触,社会生活相互独立”。^[14]从这一角度看,这一块块族群文化飞地构成的美国社会,已然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而这也同时反映出美国作为一个来源复杂多样的移民国家,其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也必然面临异质文化间的隔阂与藩篱。虽然电影作为一种以视觉语言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在诞生之初备受移民群体欢迎,但在好莱坞经过有声片、长故事片等电影革新之后,特别是老一代移民成为定居者、新一代移民不断涌入之后,好莱坞电影若想在美国内争取到更多的观众就必须突破语言、宗教、文化造成的族群区隔和文化差异。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社会的多元构成便相当于为好莱坞电影提供国际化的受众群体,国际市场则相当于其国内市场的泛化,正如世界电影史学家诺维尔-史密斯(Nowell-Smith)所说“好莱坞电影最初流行起来的美国社会,是一个需要其服务于以移民大众为主的极端多样化的社会。而它在国内流行的原因也使它在国外备受欢迎。”^[15]而好莱坞突破异质文化隔阂的关键即在于它表达的并非某一具体的民族经验,而是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文化价值观便于全球传播的关键。

四、早期好莱坞电影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良性互动

诚如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言“所谓美国性是由移民带来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物质特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二者结合而成的独特产物。”^[16]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也正是多元移民的共同经验与自由民主的理想信念结合而成的文化价值共识。这些共识被打上“美国”的标签、作为“美国梦”便向外传播的过程,与好莱坞有密切的联系。之于美国国内,好莱坞参与塑造了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的移民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认同;之于国际世界,好莱坞因为其表达的价值观是基于多元移民文化下人类广泛认同的价值共识,便于全球传播,再加之政治、经济及国际形势的推动,所谓“美国梦”得以成功推向全球。

就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来说,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就职演说上的总结正是其典型诠释“我们(指美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是新的,我们迎接挑战的方式也可能是新的,然而那些我们长久以来赖以成功的价值观——勤奋与诚实、勇气与公平、包容与求索、忠诚与爱国——却是历久弥新、经得起考验的,它们是我们整个历史进程中无声的进步力量。”^[17]这些价值观并非美国所创造和独有的,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共同经验以及普遍向往和追求的内容。一方面,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全新移民国家,与亚洲、欧洲这些由地缘、血缘等历史因素组成的传统民族国家不同,“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就是一个反民族主义的概念,它少有整个国家共享的集体记忆和历史经验,但它却有超民族的、几乎每个个体都经历的移民经验。从最早踏上北美大陆的英国清教徒开始,一代代移民离开故土来到美国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改变原来的处境、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然而,到达新环境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与异质环境斗争的开始。多元移民的共同经验正是他们在新环境中经历的自然冲突、社会摩擦、文化震荡,是他们与新环境相互作用的融合过程,是寻求改变和个人奋斗的理想初心。另一方面,建立美国的早期移民也与之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是迁徙辗转的移民不同,最早登上北美大陆建立美国的开拓者是接受过欧洲现代文明熏陶、带着自由民主信念而来的移民。这些以WASP为主体的早期移民带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洗礼凝练的思想精神登上了北美这片物质丰富却政治荒芜的新大陆,因而他们有机会也有动力凭借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理想信念来缔造一个新的国家。美国立国之纲《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开篇即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18]也即是说他们所宣告的这些“真理”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文明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全人类在面对一定问题时的共同诉求,而非他们自己独树一帜的成果。《独立宣言》之父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后来在阐述其思想来源时也说明了其思想是集前人之大成,凝结了从古希腊罗马到启蒙运动的诸多思想精华,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它的全部力量来自于那一时代各种得到了和谐的情感,不管这种情感是像在谈话、书信和文章中所表达的,还是像在诸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西德尼等人关于公共权利的基本著作中所表达的。”^[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价值共识之所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的基础并在后来被全世界普遍认可和接受为“美国梦”,早期好莱坞电影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文所述,电影以全世界通用的视觉语言优势最早在移民群体间流行,好莱坞又进一步有效整合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观影群体。其意义不仅在于给美国错综复杂的多样性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娱乐方式和生活经验,更在于给不同种族、阶层、文化背景的观影群体传播了关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信息观念和历史文化,最大限度地建构了不同群体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整体的想象和认同。在早期移民高潮时期,电影为移民展现了美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甚至“突出地教导新来的移民怎么尊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了解国内的行政组织,以及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美国国籍所产生的自豪”。^[20]明星制兴起后,银幕上的明星形象和生活方式更是直接成为不同群体的观众共同认同和效仿的对象,电影中的社会也直接被观众认同为真实的美国社会或理想中的美国社会,进而电影中表达的价值观也随之更容易被观众认同并内化为美国的价值观。在好莱坞类型片逐渐定型之后,无论何种类型的电影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地传达着理想中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即融合了移民经验和理想信念、可以在多样性社会中达到最大限度一致性的价值共识。“好莱坞一再重复着同样的公式:一个来自贫民窟的男孩即使犯过罪也能获得成功;一个合唱团的后排女孩凭借运气和勇气也可以成为领队;一个联邦特工就可以恢复重建法律和秩序;一个穷小子遇到一个富家女,在经

历一系列冒险后最终会坠入爱河。在这些简单的情节中,好莱坞建构了每个人对于个人奋斗的信心,对于政府效力的信任,以及对于超越社会阶层的共同美国身份的认同。”^[21]正是通过具体展现这些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挣扎与奋斗,展现善与恶、正与邪、自由与规训等对立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好莱坞电影得到了不同背景移民的情感共鸣。这种不断在差异性环境中的角力与抗争,无疑与移民在异质环境中经受的文化碰撞与生活抉择经验相契合,而好莱坞一贯的大团圆结局又使得移民可能遇到的问题得到一蹴而就地想象性解决,移民对于“美国梦”实现的可能得到理想化的确认,进而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身份认同得以强化。

此外,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一些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得不在战后进行文化重建,但在某种意义上,两次世界大战却也给好莱坞提供了巩固及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机遇。一方面,战争期间,好莱坞电影继续发挥了其“白日梦”的功能,给身处战争焦虑的观众提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乌托邦式的允诺,使观众可以暂时忘记深陷战争泥潭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还直接促进了战时美国国内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工作,如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极力宣传参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将二战描绘为一场人民的战役,特别是它不断塑造了一场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共赴战场、万众一心赢得战斗的故事”,^[22]在鼓舞士气的同时又借战争进一步凝聚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移民对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当全世界的正常秩序、传统生活和价值观都在被战争摧毁之时,好莱坞所传达的美国文化价值观中异质环境斗争的经验以及对于自由民主等理想信念的追求便更容易被观众所认可。如西部片中美国式英雄在无序社会中的斗争和反抗,又如喜剧片中对于平等自由、有序社会的想象和建构,对于时局动荡、政治高压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而言,好莱坞电影输出的正是可被认同的、带有反抗和进步色彩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塑造美国式英雄、建构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等方式,好莱坞电影推动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就被全球观众所认同,并逐渐主导世界话语。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社会郊区化及战后政治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视等新型媒介的兴起,好莱坞电影从早期的黄金时期开始走向短暂的衰落,到1967年兴起的“新好莱坞”运动之后才又重塑辉煌,并在9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及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巩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事实上,好莱坞电影对于世界话语的主导地位,在其发展初期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金时期就已经奠定,而这又与美国移民社会的本质有深刻的渊源。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文化背景的移民直接参与了好莱坞的塑造和发展过程,同时多元开放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经验也在早期奠定了好莱坞的全球性、推动了美国文化价值观向全球传播,进而又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源源不断来到美国,为美国文化增添活力。正因此,当美国政府推出反移民政策时,好莱坞才会有如此强烈反应。可以说,没有移民就没有好莱坞;没有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放映,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全球性传播就不可能如此成功。当下美国政府的反移民政策,不仅会有损于好莱坞来自多元移民文化造就的创造力,且对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注释:

[1] Meryl Streep, *Meryl Streep's Cecil B. deMille Award Acceptance Speech*, 2017 [2018-09-07], <https://www.golden-globes.com/video/video-replay-meryl-streep>.

[2] Yasmin Sabina Khan, *Enlightening The World: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

[3] Neal M. Rosendorf, “Social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oncepts, History, and America's Role,” in 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119.

[4]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5页。

- [5] Tino Balio, *Grand Design—Hollywood as A 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 1930–193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Inc., 1993, p. 149.
- [6] [8] [9] Alastair Phillips, *Journeys of Desire. European Actors in Hollywood Cinema — A Critical Compan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6, p. 14, 14, 15.
- [7] 周宁:《双重他者: 解构〈落花〉的中国意象》,《戏剧》2002年第3期。
- [10] Terri Francis, "Spectacle, Stereotypes And Film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Jill Nelmes (eds.),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341.
- [11] Donald Bogle, *Toms, Coons, Mulattos, Mammies & Buck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Blacks in American Films*, New York: Continuum, 1989, pp. 1–14.
- [12]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85页。
- [13] John C. Tibbetts and James M. Welsh, *The Encyclopedia of Stage Plays into Fil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1, p. XII.
- [14] Alan M. Kraut, *The H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 1880–1921*,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 Inc., 2001, pp. 130–131.
- [15] Geoffrey Nowell-Smith, "But Do We Need It?", in Martin Autry and Nick Roddick (eds.), *British Cinema Now*,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5, p. 152.
- [16] Stanley Hoffmann, "More Perfect Uni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0, No. 1, (Winter 97/98), p. 72.
- [17] Barack Obama, *The Inaugural Address 2009: Together with Abraham Lincoln's First and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es and The Gettysburg Address and Ralph Waldo Emerson's Self-Reliance*, New York: Penguin Group (USA) Inc., 2009, p. 12.
- [18] [19] 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17页。
- [20] 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刘宗锷、王华、邢祖文、李雯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 [21] [22] Steven Mintz, Randy Roberts, and David Welky: *Hollywood's America: Understanding History Through Film*, Chichester, Malde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p. 19, 138.

[责任编辑: 廖哲平]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Hollywood Mov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LI Xiao-hong, LI Xiao-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ulture parallels its immigration history. As an icon of American culture, Hollywood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migration cultures since it was born. Owing to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cultures, Hollywood has developed glob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early days and golden perio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migration cultures and early Hollywood movies, and explores immigrants' images in early Hollywood movies. Moreover,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early Hollywood movies were involved in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which have gradually dominated the world discourse.

Keywords: immigration cultures, Hollywood movies, global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